

## 林维藩致父亲：忠孝不能两全

林维藩，北洋海军镇远舰二管轮。

关于他的生平资料，我们知道的很少。目前能见到的关于他的介绍，几乎都来自池仲祐编写的《海军实纪》中《林都戎谷曾事略》一节。

林维藩殉国时，妻子已经怀孕，这是准父亲永远的遗憾。

镇远舰起火  
以机挑水扑灭

林维藩，原名叫徽椿，字谷曾，福建闽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。

清光绪九年(1883)年，这一年，林维藩虚岁16，考入了天津水师学堂。光绪十五年(1889)年毕业，按照惯例，给奖蓝翎四品顶戴，拔补千总。不久，又升守备，以都司记名，派充镇远军舰二管轮。

这些是目前能掌握的有关林维藩在甲午海战之前的经历。

1894年，林维藩27岁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中层将领，有着一个可以预期的不错的未来。

1894年9月17日，两国舰队相遇黄海，改变了北洋舰队所有人的命运，林维藩也不例外。镇远舰和定远舰两艘巨舰，是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，也是日本联合舰队重点攻击的对象。

在海战爆发后，由于日舰火力凶猛，北洋舰队其他舰只先后遭遇沉没、离场自救乃至逃跑等经历，海战场上一度只剩下镇远和定远两艘姊妹舰在苦苦支撑。

定远舰是北洋舰队的旗舰，也是整个舰队的核心，为避免定远舰被日舰轰沉，镇远舰一度主动上前，用钢铁之躯为定远舰挡弹。

黄海海战后，镇远舰留下多幅在旅顺维修时的照片，舰体上面用白粉笔画的一个个方形标识，就是镇远遭受日舰炮火打击留下的痕迹。从照片上看，标识密密麻麻，布满了整个舰体。

由此可想当时镇远舰遭遇的打击。

甲午海战时，日舰使用了一种秘密武器——“下濂火药”。这种火药具有很强的破坏力，连钢铁都可以燃烧。

当装有下濂火药的炮弹击中镇远舰时，大火燃烧起来。林维藩上前，“以机挑水扑灭”。从池仲祐的记载看，这是当时军舰上的消防设施。

身体多处中弹  
医治罔效而逝

在救火的过程中，日舰依然在不断发射炮弹，林维藩的左脚和身体先后中弹，“吐血几死复苏，医治罔效而逝”。受伤的林维藩没能抢救过来。

关于船上的救火情景，镇远舰带带大副、美国人马吉芬在战后曾有一段回忆，或可作为旁证：

当镇远的前甲板被致命的大火覆盖之时，有号召召集士兵志愿与一军官前往救火。而此刻救火之处正是三艘敌舰弹雨密集之所，即使如此，众士兵依然欣然领命，奔赴虎穴，无一退缩。回归之勇士皆披创伤。不，他们不是懦夫。诚然此间确有懦夫，正如世上每场战役皆有那样，但在这里，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，也有无畏的勇士让这些相形见绌。

马吉芬口中的“一军官”是否是林维藩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通过这段描述，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战场上大火、硝烟以及日舰倾泻而来的弹雨，还有战斗中消逝的生命。

海战结束后，马吉芬留下一张照片，成为惨烈海战的象征。

甲午战前，林维藩年近的父亲还健在，因为预感于中日交战，他特地给老父写了封家书，以慰老人。

这封信的原文，如今已不可见，但池仲祐一定是见过的，他在书中转述了其中的一句话，信中提及：忠孝不能两全，从古忠良必蒙天佑，切勿伤感。

林维藩生前还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：

呕血勉从军 九八日磨难  
伏魔自伤我生无死节  
积愤成痼疾 三十年前因果 应恩来世报亲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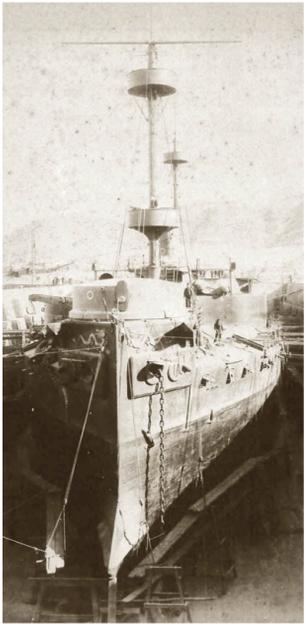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给老父亲写信外，林维藩又另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，让妻子“奉养高堂”。家中一切诸事林维藩都交代给了妻子。

当时林维藩的妻子已经怀孕，这是准父亲永远的遗憾。这名遗腹子名叫林懿德，后来在武备学校毕业。

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



致远舰上的水兵合影，不知道他们在战前是否留下一封“甲午家书”。



甲午战后的镇远舰。

三 此次临敌决死无疑  
家信诀别

1894年，中日关系开始进入临界点。甲午战前，郑文恒给家中兄长写了一封信，如今信的全貌已经无法看到，但池仲祐节录了信中的一段话。

郑文恒说：“甲申中法之役，‘扬威’本拟赴援台澎，与法决战，旋复转赴朝鲜防御。吾已自分殁于战事，乃复视息人间，距今十稔，此次临敌，决死无疑。老年年迈，兄幸善事焉，勿以弟为念。”

这短短的一段话透露了很多信息。在1884年，即郑文恒毕业第二年的中法战争中，他就抱定参加决战信心。十年过去了，战事又要开始。郑文恒自认这是“乃复视息人间”。十年前的甲申之战没有参加战斗，十年后的甲午之战“决死无疑”。这是郑文恒为国献身的决心。

在信中，郑文恒还不忘告诉哥哥，父亲老迈，好生照养，不要挂念弟弟。

在1894年9月17日的甲午海战中，在致远舰沉没前的最后关头，邓世昌命令全速撞向敌舰，在管轮岗位工作的郑文恒忠实地执行了邓世昌的命令。撞击途中，致远舰爆炸沉没，郑文恒和邓世昌，和致远舰一起沉没海底。

事后，朝旨照参将例从优给恤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四 弟弟重伤而逝  
哥哥殉国

郑文恒在九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就去世了，他兄弟姐妹一共十六人，平时家中的婚嫁都仰赖于他。

郑文恒去世时，年仅38岁，家中失去了顶梁柱，自己也没有留下子嗣，后来弟弟郑文超的长子郑贞藩过继给他。郑贞藩后来从烟台海军学校毕业，担任过海琛军舰三副，福州市政局局长、水利局局长等职。

弟弟郑文超，字勉之，他早于哥哥两年进入船政学堂，学习驾驶。1881年毕业时，最先也被派往扬威舰为见习生，后来担任镇西炮船三副。1884年，郑文超升任扬威舰大副，积功荐保守备。

兄弟两人有着一段在同一条军舰上服役的经历。

1891年海军大阅，郑文超升以都司尽先补用。第二年，补授海军右翼右管守备。

甲午海战时，扬威被日舰轰焚，管带林履中投海殉国，郑文超也准备以此殉身，但被士兵捞起救出。

经过医治，郑文超的病情得以稍有恢复，又被派充来远舰帮带大副。但因为受伤较重，郑文超伤病复发，通身浮肿，请求回乡，同年去世。

郑文超留下两个儿子，长子郑贞藩过继给哥哥郑文恒。次子郑贞楸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生，历任同安军舰副长、海军陆战队旅部军械课课长等职。

两位亲兄弟，参加同一场海战，哥哥随舰殉国，弟弟重伤而逝，一门忠烈。

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



黄海海战前，日本的随军摄影在午后拍摄到的北洋舰队的照片。很多北洋海军将士在写完最后一封家书后，奔赴战场，殉身于此。

甲午  
贵事

“但尽忠不能尽孝，忠虽以移孝作忠为辞，而儿不孝之罪，总难逃于天壤矣！”

1894年，在写完最后一封信后，北洋海军致远舰副舰长陈京莹随舰队开拔。

在信的最后陈京莹写道：“若叨鸿福，可以得胜，且可侥幸，自当再报喜信。幸此幸此！”

甲午家书，温故一段历史，重回一段悲壮。

而在北洋海军军官系统中，致远舰正管轮郑文恒的经历有着很大的独特性。

甲午战前，郑文恒曾给家中寄过一封信，但如今只能看到其中的一段，不算标点符号一共66个字。但这66个字，字字千钧：“……吾已自分殁于战事，乃复视息人间，距今十稔，此次临敌，决死无疑……”

一 安能以碌碌终乎  
人生斯世

郑文恒，字翔孙，福建长乐人，池仲祐记载他“少有大志”，但在科举路上却一无所成。后来他去做了一个当时读书人很看不起职业——经商。

也许是商贾之路的不顺，也许是遭遇白眼，总之，郑文恒觉得不称意，感叹：“人生斯世，安能以碌碌终乎！”

郑文恒说这话时，犹如李白高呼：“仰天长啸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亦如鲍勃勒勃曰：“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，使兰艾不辨，终日碌碌，与燕雀相随乎。”

于是，郑文恒进入到水师，在“龙骧”炮舰上的轮机岗位上任职。此后郑文恒又考入船政学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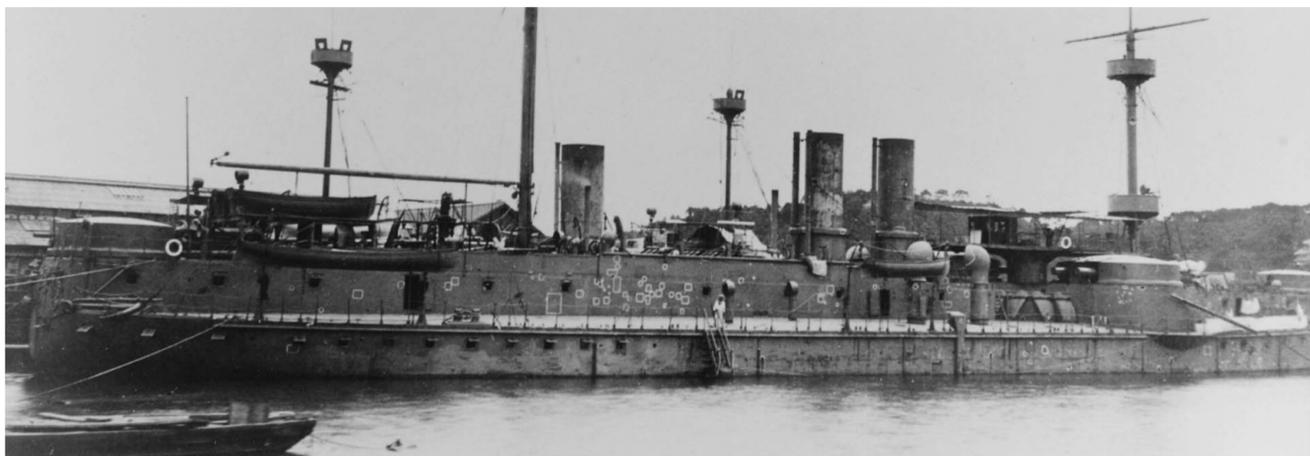
池仲祐在《海军实纪》中，记载郑文恒是管轮班的学生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说他是1878年入学，照此推算应为管轮班第三届毕业生。甲午史学者陈悦在《船政史》一书的附录中，记载这一届毕业生只有7人，其中并无郑文恒的名字。但1996年出版的一本《福建船政学校校志》中，称这一届有8人，可惜上面没有具体名单。

池仲祐记载郑文恒的胞弟郑文超在光绪二年(1876)考入船政的驾驶学堂，他的名字出现在驾驶班第六届的名单上，这与船政的档案记载一致。

池仲祐记载，郑文恒入学这一年23岁，这是按照中国传统记载的虚岁。照此推算，郑文恒这一年应该是22周岁，出生于1856年。

这个年纪进入到水师学堂学习，当时并不算小。在学堂期间，郑文恒“刻苦力学，功谋俱进”。

## 甲午家书 尽忠不能尽孝的遗憾(中)



伤痕累累的镇远舰。白色框标示着镇远舰的中弹处。镇远舰二管轮林维藩就是在救火时阵亡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 
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